

晚乔一著

北天妖君 | 四绪虚境
余峨崖顶 | 界外幻域

为保全苍生，她选择抹去他的记忆
未曾想封印松开，他毅然脱去仙籍，随她转世

数度轮回却依旧痴缠的羁绊

“公子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”

“你从前不是唤我公子的。你以前，一直都唤我作夫君。”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咪咕阅读

妖骨

妖骨

YAO
GU

晚乔 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FLORET
READING

小花阅读



我们只写有爱的故事

青春阅读 幸得相见



晚乔 / 小花阅读签约作家。

热衷于美食、画画和文字，汉服 JK 日常党，永远在刷游戏追新番和 pr 爱豆。

时刻都有奇怪的想法，惯于用意念和人交流。

一直做梦活在武侠世界里，开始以为正常，后来发现好像只有自己是这样，难怪和人讲话永远跑偏跟不上。

伙伴昵称：乔妹、仓鼠

个人作品：《妖骨》

即将上市：《顾盼而歌》



小花阅读

【梦三生】深情古风系列

【梦三生】系列之《妖骨》

晚乔 / 著

标签：忘记身份的少女 / 情深孤高的尊者

内容简介：

阮笙活了十七年，直到遇到一个自称秦萧的人，才终于看清了自己多年的梦。

梦中爱慕的因敛尊者，却因她识魄碎裂，灵窍四散。

阮笙不甘心，为救回他不惜毁天灭地。但没有想到，捏出的诀术会在自己死后失效。

恢复记忆的因敛终于明白了他们的前缘，从天帝那里得到她的元身——已经碎裂的瓷瓶。

耗费千年将它复原，送她进入轮回，并脱去仙籍，陪她转世。再遇，终于可以实现从前那句诺言。

生前岁岁相伴，死后共葬荒丘。

【梦三生】系列之《盗尽君心》

打伞的蘑菇 / 著

标签：调皮小女贼 / 放浪微服太子 / 深情俊美将军 / 忠犬神偷教主

内容简介：

江北小女贼林隐蹊，本想小偷小盗快意江湖，不料失手偷上微服的太子。

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却得知要代姐姐出嫁。

一段江湖事，搅乱风月情。

到底是放浪不羁的微服太子，还是深情缱绻的镇疆将军，又或者
是默默守护的神偷教主？

小女贼无意盗尽风月，却串起他们的爱恨情仇，而她想偷的，究竟又是谁的心？

【梦三生】系列之《桃药无双》

果子久 / 著

标签：花痴的解蛊门传人少女 / 傲娇温柔的飞霜门门主

内容简介：

生来能以血解蛊的解蛊门菜鸟传人明没药，眼馋美男符桃的美色下山历练，本想轻松谈场恋爱，却谁知一路遇到离奇事件……

刚下山，就遇上了员外家的妻妾们堵城。

温柔小姐似乎中毒沉睡不醒，郊外遭遇惊险有人被埋。

失足掉入幻境迷城，却引发了暗黑美人城主与柔弱妹妹间的纠葛。

一个宁可背负刻骨仇恨也要囚她入怀，一个宁可灰飞烟灭神形俱散也要了却孽缘……

黑暗的山洞里，白骨森森，痴情的师姐，埋葬了自己的爱情。

能否逃出生天，安慰亡灵，决定没药与符桃，能否走到最后……

【梦三生】系列之《深宅纪事》

姜辜 / 著

标签：身负秘密的绝色神医 / 逗萌执念师爷 / 深宅病公子

内容简介：

他是归来的绝色神医房尉，也是已死的裴家大公子裴琛聿。

三年前，一场平静的毒杀让他命断深宅。

三年后，化身神医的他打入裴宅的内部，逼近那日夜折磨着他的真相和牵挂。

师爷闻人晚为何如此在意三年前那桩被称为“奇案”的毒杀案！

倾国倾城的二夫人为何宁愿自己疼爱的儿子扶苏变成阴暗的病骨！

英俊忠诚的随从杜叶为何会突然失声！

容貌丑陋的婢女桃夭为何放弃出府机会！

情丝缠绕，恩怨难绝，红颜不老，滴泪成血……

【梦三生】系列之《彼时花胜雪》

九歌 / 著

标签：腹黑女刺客 / 高冷内敛浊世公子 / 风流放荡的继任者

内容简介：

为保护孪生姐姐，叶蔓接受了公子瑾的诱惑，进入了“桃花杀”，改名蔓珠。

传说每个进入桃花杀的少女都将抛弃自己原本的姓名，以花为名，花名喻此一生。

从天真烂漫少女变作杀伐果断刺客，她是为了复仇不择手段的刽子手，是不动声色的暗桩，是无力自救的弃子……

她以为公子瑾是遥不可及的那个希望，却不想他一直都在自己身边。

世间多少聚散离合，所幸，我们终究等到了再次重逢。

妖骨

目录

001 · 【引言】	
002 · 【第一卷】	朝为红颜，暮成枯骨
010 · 【第二卷】	施恩报情，烟幕朝夕
025 · 【第三卷】	当世有妖，长居北天
037 · 【第四卷】	断情燃灯，唯以烧魂
045 · 【第五卷】	四绪梦起，相逢不识
060 · 【第六卷】	山木有知，此身非我
076 · 【第七卷】	不问何去，不问何来
098 · 【第八卷】	传世之言，佐酒而谈
118 · 【第九卷】	躯壳为妖，灵识当仙
127 · 【第十卷】	镜中前尘，镜外一人
144 · 【第十一卷】	星河为引，裂魄作契

妖骨

目录

-
- 153 · 【第十二卷】愿君如月，相随不离
174 · 【第十三卷】华魄既生，可替日月
185 · 【第十四卷】悲欢苦舍，原是故人
193 · 【第十五卷】故梦无垠，生变幽冥
209 · 【第十六卷】若如初见，死生长约
224 · 【第十七卷】之子于归，天老情长
235 · 【第十八卷】六界吞泽，三光将灭
245 · 【第十九卷】满眼水色，不洒别离
255 · 【尾 声】年岁几番，相遇未晚
260 · 【番外一】仙灵前缘
278 · 【番外二】尊者大人的追妻事件录
-

——我一直在找一个人，他最好皮实抗打、性子温良，能解我心意，陪我喝酒。同我生前岁岁相伴，死后共葬荒丘。



在刚刚生出灵窍的时候，我就常听各路仙神八卦，说霜华殿的因敛风姿独一、温疏清和，是最有佛性的一位尊者。

因此，当师父对我说，要派我去因敛尊者身边照顾他时，我先是惊讶，后来期待，却终究只是摸一摸脸，没有回应。

而那时，师父许是看透了我的想法，一口酒下肚，红光满面地拍了我的肩膀，声如洪钟地对我说——

“丫头，别慌！你虽丑，却也不碍事，毕竟他瞎啊！”

我的师父，大抵真是这天界最不晓得说话的一位神仙。

可我竟然真的被这个理由说服了，当天便收拾了自己的东西过来。

然而……

谁能告诉我，这个尊者的性情，为什么和传说中不大一样？！



朝为红颜，暮成枯骨

1.

夜幕四合，玄云遮月。

听着渐近的脚步声，我努力缩了缩，小心地把自己藏在树后，不让人看见。

“又在这里躲着吓人吗？”

熟悉的声音自身后传来，我一愣，努力站直一些，和树贴得更紧。

身后的人明显地一顿，接着叹了口气：“你再往那儿靠，就要嵌进去了。”

眼见藏不住，我终于认命地走出来，讪讪笑道：“这棵树好像是有些瘦哈。”

对方沉默了一会儿：“你靠着的，是一根竹子。”

“竹子？”我胡摸一阵，“作为一根竹子，这手感不太对啊。”

“你这个样子当真感觉得出什么吗？”

他的话音还没有落，就听见一声脆响，那是我的手骨掉了下去。

我悻悻弯身，想把手捡回来，却不小心又落了一块肋骨。

“别乱动。”他像是有些无奈，“再动就要散了。”

夜色像是浓得化不开的宿墨，墨色里的男子却是清楚干净，这样，难免就叫人觉得，哪怕看不清周围的所有东西，他也一定是个例外。

接过他递来的骨头给自己安上，我感觉有些尴尬：“那个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叫‘碎碎平安’的？”

他不答，却是环起手臂望向我：“又在跟踪我？不是和你说过，没有月亮的晚上不要出门吗？”

这时候有风吹来，将云吹散了些，月华自云层中洒下。借着淡淡光色，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架骷髅渐渐生出血肉、直至最终化为人形的过程。

在这期间，我的五感越来越清楚，身上原本挂着的几块布也终于被撑回了衣裳形状。

于是，我理直气壮地开始反驳他。

“你方才说什么，哪里没有月亮？”我欢喜着指天，“你看那是什么？”

而他抚额，欲言又止好几番，最终开口：“你的手……方才，似乎装反了。”

闻言，我飞快把手收回背后，试着活动了一下。嗯，好像是有些不大对劲。

可还没有来得及多感受一下，眼前的人又要走。

我见状，急急扯住他：“你去哪儿？”

好不容易能看清楚了，我却只看见他的背影，等了好一阵子，他也没有回答，只是稍稍侧了个头。我有些不耐烦，于是几步跑到他面前，正对上那双望着我的眼睛。

“你为什么会想同我在一起？”他这么问。

那双眼睛里有许多东西，我看不分明，于是单纯地选择看着里边的自己。生出皮肉之后，这张脸还是挺不错的，我勾了勾唇角，对着整理了一下头发。

然后便看见他的眉头一抽，我歪歪头，伸出手去碰了碰，在他躲开之前开了口：“你想问的，其实是为什么我会无缘无故赖着你吧？”

他不言，只是低眼望我。

“不是无缘无故，我一见你就挺喜欢，而你见我这样却不害怕，挺难得的，这种感觉很有意思。”我想了想，又推翻前边的话，“不对，不是挺喜欢，是特别特别喜欢。秦萧，你知道宿命感这种东西吗？我总觉得我们就该是认识的。”

这句话之后，他的眼神变得有些复杂，却终究是没有回应什么。良久，他拿下我摩挲着他眉眼的手，在我眼前晃了一晃。

“先把你的手弄好了再说。”

酝酿许久才准备好的笑就那样僵在脸上，我望着他离去的身影，气得几乎要跳起来：“你这个人到底懂不懂风情啊！”

“今晚有风有云，月亮不晓得什么时候又要被遮住。”他的脚步更快了些，“我有些事情要处理，你先回去，别碎在路上，吓着旁人。”

“你……”话音还没落下，我便看见他提步跃起，几个起落点在枝上，消失在暗色里。

秦萧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，谁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。只晓得，两个月前，一个落星如雨的晚上，他忽然便来到了这里。

而要说起我们的相识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。

2.

我在一个小山村长大，自幼便生得机灵，或者，不谦虚地说，当

是万中无一。毕竟嘛，这副容貌是我自己选的，当然是往好看了选。咳咳，虽说在这之前，要加个条件——前一天晚上晒饱了月亮。

而除却改变长相，我还会许多事情，也是生来就会的。现在想想，也许什么都是有条件的，我生来便带异能，所以，生来才也要带着这诡异的身子。

偶尔我也会做一个梦。梦里边，我跟在谁的身侧，那虚妄梦境中的万年时光，除了容貌之外，事事都好。可不晓得为什么，我像是潜意识不愿记得它，而好奇心总打不过潜意识。

没有月亮的晚上，我会变成白骨模样。村子里的人私下里都叫我作“骷髅怪”，虽然他们并不知道那骷髅就是我。

白日里，有熟识的人和我说起这桩“诡事”，我都会一边笑着应和，一边在心里吐槽：呵，就算诡异，但哪有这样貌美的骷髅怪？像我这般，哪怕只剩一架白骨也是骨骼清奇的。

也许是平时被他们那些夸大的话气着了，于是从前尽量不夜出的我生出一个爱好——

在没有月亮的晚上多多出门，吓人玩。

虽说骨化的时候，我的五感都会退化，但这倒是不妨碍。毕竟没有谁不是一见着我便跑的，偶尔有那么一两个，也不是胆大，多是晕过去了。

他却是个例外。

记得那天的路实在坎坷，我摸着都走不清，刚刚从树后跳到他身前，还没来得及鬼叫几声吓唬他，便就直直摔散了，头骨落在他的脚边。

我当时是真的怕他跑了或晕过去，却还是抱着一丝丝希望，欲哭无泪地问他：“这位公子，能麻烦你帮我拼一拼骨头吗？”

而那厮当时的反应，我大概这辈子都记得。

他极缓地蹲下身子，食指和中指插进我的眼窝里，就这样把我的头骨提起来。

“你……是什么？”

这个人……这个人还有没有点礼貌了？哪有这样和人说话的？就算要捡起我的头骨也不能这样提着啊，他分明应当捧着我的！

——你怎么不捧着我了？

从前梦过的一个场景，在那一刻直直钻入我的脑子里……

这种感觉很奇怪，毕竟，那个时候，我是没有脑子的。

当时被他提在手上，我其实有些委屈和难堪，却还是小心开口。

“我，我是个人哇，我没有恶意的。”这句话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没说服力，于是急急补充，“公子信我，你看，我摔一下就散了，这样没有能耐，做得了什么坏事？这……这件事情说来话长，不如你先把拼回去我再同你说？”

也许是被我的诚恳打动了，接着，他放下我的头骨，一个扬手间，我便恢复了形状。

清理了一下嵌在腹中的泥，我抬头，忽然对他生出几分兴趣。毕竟，这十多年来，我第一次遇见不怕我且也像是有异能的人。

于是，兴致勃勃跑到他的面前，我问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本以为他不会回答的，却没想到，他只是愣了一下就回了我。

“秦萧。”

“秦萧？”

念着他的名字，我掂起脚骨打量他，忽然觉得我们真是有缘。不止因为第一次见面就坦白到了骨子里，也不只是因为这个名字，更重要的，是感觉。

便如我对他说的那样，虽只一面，但我觉得我们就该是认识的。

“哪，秦萧，你猜我叫什么？”毕竟五感不全，又加上当时兴奋，于是我对着他旁边那棵树笑得欢欢喜喜，“我叫阮笙，阮琴的阮，笙箫的笙。”

接着就被一个力道扯得几乎断了手臂，是他把我转过来。

“你说，你叫什么？”

果然，他也是觉得很巧的吧？于是我笑着又重复了一遍，而再接下来，就是他明显地一愣，愣完之后急急开口问了我许多事情，甚至还露了一手，为我拨开层云，等我恢复人形。

说起来，后来我有稍稍问过，晓得他似乎是来找人的。也知道，他找的那个人还与我同名。可是，同名不同貌啊。

所以，那个时候，在看到我的模样之后，他的眼中才会瞬间带上几分疑惑吧。

“你是阮笙？怎么长得这样好看？这张脸，真是你的？”

月光替我通了灵窍，我终于可以好好思考事情。可是，在他这句话开口之后，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个人到底会不会说话，而是他怎么知道这张脸不是我的？

但不论如何，我当然不能承认。暗夜化骨这件事情已经足够奇怪，若要再加上别的，那我就真的不像是人了。

于是，我当机立断地否认：“我打出生起就长这样，怎么了？”

他低眼垂头，像是遇见什么失望的事情，半晌才抬起来。

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记得，在他抬起眼帘的时候，恍惚间，我余光扫见他指尖的白光微闪，直直闪到我的脑子里，游过我周身经脉，最后散在了眼睛，搅得人一阵眼花。眼花时候，我看见他眸中一闪而

过的悲妄，正想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就先开了口，语调寻常：“打出生起就长这样？那你……也是生得挺着急的。”

自那夜，我就缠上了他。

说是缠上，其实也算不上，毕竟他从未说过什么拒绝不喜的话，之后甚至还在我的墙院隔壁，买下一间院子住下。

我有时候也会在意，是不是他把我当成他要找的那个人了？不然，该怎么解释那些我看不懂的眼神呢？可这种想不通的事情，我时常想着想着就不去想了。懒得费脑子。

房间里，我望着天窗外边直直映进来的月光，一边努力晒均匀，一边扒着被子听门外的动静。可秦萧那边一直没有声响。我迷迷糊糊地想，也许，他今天晚上不会回来了。

眼皮一下磕一下，等了不知多久，在隔壁有了声音之后，我终于安心睡去，进入另一个世界。

3.

周围景象由白茫茫的虚无中生出来，窝在谁的手心里，我望着来来往往、比平时大了一圈的人，整个人都有些凌乱，尤其在看见自己那双茸茸的猫爪的时候，更是几乎一头栽下去。

这种感觉很难形容，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个梦，可梦里边那种羞愤的感觉也实在真实，真实到让人忽略不去。

便就是这个时候，头顶上传来忍笑的声音：“莫要闹，否则捧着怎么办？”

我仰起头，愤然开口：“喵呜——”

在这一声出口的时候，我看清楚那人的脸。是秦萧。可梦里的他